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主编：姚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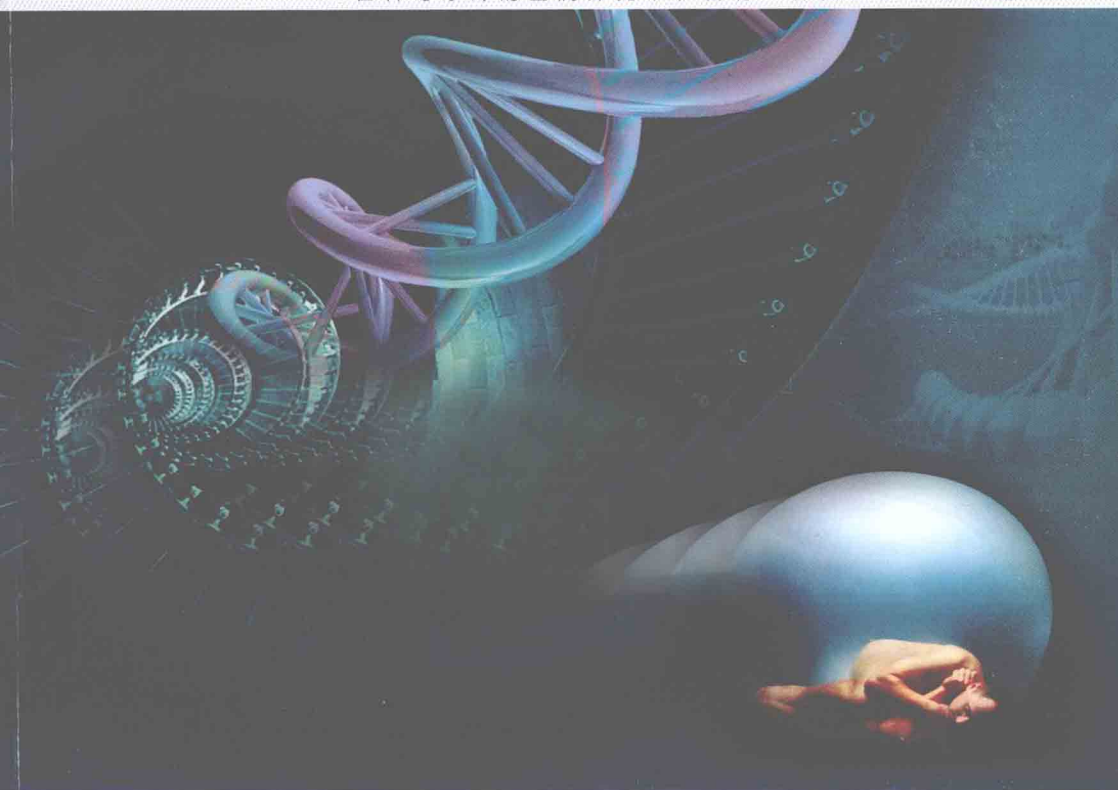
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何夕创作二十年精品集

达尔文 陷阱

何夕 著

Daerwen
xianjing

在科幻冰冷的金属外壳下，自有一种抵达人心的力量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何夕创作二十年精品集

何夕 著

达尔文 陷阱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尔文陷阱:何夕科幻小说精品集 / 何 夕 著;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9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 姚海军 主编; 10)

ISBN 978 - 7-5364-7178-8

I. 达… II. ①何… III. 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2227号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达尔文陷阱

何夕科幻小说精品集

著 者 何 夕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杨 枫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7mm×208mm
印 张 11.25
字 数 250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9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9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套 价 28.00元

ISBN 978—7—5364—7178—8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写在“基石”之前

姚海军

“基石”是个平实的词，不够“炫”，却能够准确传达我们对构建中的中国科幻繁华巨厦的情感与信心，因此，我们用它来作为这套原创丛书的名字。

最近十年，是科幻创作飞速发展的十年。王晋康、刘慈欣、何夕、韩松等一大批科幻作家发表了大量深受读者喜爱、极具开拓与探索价值的科幻佳作。科幻文学的龙头期刊更是从一本传统的《科幻世界》，发展壮大成为涵盖各个读者层的系列刊物。与此同时，科幻文学的市场环境也有了改善，省会级城市的大型书店里终于有了属于科幻的领地。

仍然有人经常问及中国科幻与美国科

幻的差距,但现在的答案已与十年前不同。在很多作品上(它们不再是那种毫无文学技巧与色彩、想象力拘谨的幼稚故事),这种比较已经变成了人家的牛排之于我们的土豆牛肉。差距是明显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差别”——却已经无法再为它们排个名次。口味问题有了实际意义,这正是我们的科幻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美国科幻的差距,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动力十足;而我们的图书出版却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结果,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这不是有责任心的出版人所乐于看到的现状。

科幻世界作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科幻的全方位推动。科幻图书出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中国科幻需要长远眼光,需要一种务实精神,需要引入更市场化的手段,因而我们着眼于远景,而着手之处则在于一块块“基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基石,我们并没有什么限定。因为,要建一座大厦需要各种各样的石料。

对于那样一座大厦,我们满怀期待。

Contents

目录

六道众生	1
异 域	65
平 行	91
漏洞里的枪声	109
故乡的云	127
本 原	137
缺·陷	161
盘 古	185
一夜疯狂	205
光 恋	227
蛇发族	249
十亿年后的来客	263
达尔文陷阱	311
后记：科幻，在路上	351

六道众生

引子

厨房闹鬼的说法是由何夕传出来的。

何夕当时才不过七八岁的样子，他们全家都住在檀木街十号的一幢老式房子里。那天他玩得有些晚，所以到半夜的时候饿醒了。他睡眼蒙眬地溜到厨房里打开冰箱想找点儿吃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鬼。准确来说，那是个飘在半空中的忽隐忽现的人形影子，两腿一抬一抬地朝着天花板的角上走去，就像在上楼梯。何夕当时大脑一片空白，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害怕，而是认为自己在做梦。等他用力咬了咬舌头并很真切地感到了疼痛时，那个影子已经如同穿越墙壁般消失不见了，何夕这才如梦初醒般地发出了惨叫。

家人们开始并不相信何夕的说法，他们认为这个孩子准是在搞什么恶作剧。但后来，何夕不断报告说看到了类似的场景，也是那种看不清面目的人形影子，仿佛厨房里真有一道看不见的楼梯，而那些影子就在那里晃动着，两腿一抬一抬地走，有时是朝上，有时是朝下，有时甚至会有不止一个影子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那道并不存在的楼梯上，它们盘桓逗留的时间一般都不长，和人们通常在楼梯上停留的时间差不多。家人们无奈地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越来越深地陷入到恐惧之中，整天都用那种惊恐的眼神四处观望，就像是随时准备着应对突如

其来的灾难。

尽管别的人从来都看不到何夕描述的怪事,但这样的日子使得家里每个人都感到难受。于是五个月后,何夕全家都搬走了,他们一路走,一路冒着被罚款的巨大危险燃放古老的鞭炮。几年过去,何夕已经是十四岁的少年,他觉得自己长大了。有一天傍晚,他出于某种无法说清的原因又回到檀木街十号,来到他以前的家。但是,他只驻足了几分钟便逃也似的离去了。

何夕看到,在厨房上方的虚空里,有一些影子正顺着一道不存在的楼梯上上下下。

1.

很普通的一天,很凉爽的天气,在这个季节里这是常有的事。大约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何夕就再也睡不着了。他走到窗前打开窗帘,一股清新的空气透了进来。但是,何夕的感觉并不像天气这么好,他感到隐隐的头痛,太阳穴一跳一跳的,就像是有人用绳子在使劲地牵扯。

何夕正在努力回忆昨晚的梦境,那道奇怪的隐形楼梯,以及那些两腿一抬一抬地走动的影子。多少年了——也许有二十年了吧——那个梦,还有梦里的影子时常伴着他。经过这么多年,何夕也有些怀疑当初自己看到的東西只是幻觉,但他其实也很清晰没有什么幻觉能达到那么真实的程度。只要闭上眼睛,何夕就能清晰地看到那些影子的形态,它们奇怪的步履,以及影子与影子相遇时明显的避让,就像人们在楼梯上迎面相逢时的情形一样。一般来说,何夕并不是在梦里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的那种人,但是与影子有关的梦除外。每当这个梦出现时,何夕就会意识到自己做梦了,而且他会在梦里焦急地想要醒来。有的时候他很快就能达到目的,但有的时候他不管用了什么方法

——比方说拼命大叫或者用力扇自己耳光——都不能从梦魇中挣脱出来。那种时候,他只好无比恐惧地一遍又一遍观赏影子们奇异的步态,并且很真切地感觉自己“咚咚”的心跳声。

但是昨天的梦有点不同,何夕看到了别的东西。当然,这肯定来自于他当年亲眼所见的情景,但可能由于极度的害怕以及当初只是一瞥而过,以至于这么多年来他都没能想起这样东西,只是到了昨夜的梦里他才又重新见到了这样东西,如同催眠能唤醒人们失去的记忆一样。当再次见到它的时候,何夕简直要大声叫出来,他立刻想到这个被他遗忘了的东西可能正是整个事件里唯一的线索。那是一个徽记,就像是T恤衫上的标记一样,印在曾经出现过的某个影子身上。徽记看上去是黑色的,内容是一串带有书法意味的中国文字:“枫叶刀市”。这无疑是一个地名,但何夕想不起有什么地方叫这个名字。

何夕立刻打开电脑,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他对所有华语地区进行了地名检索。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何夕始终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一想到一个埋藏了多年的秘密有可能即将揭开,何夕就按捺不住紧张的心情了。许多年来,由于那个事件,何夕在家人的眼里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尽管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嫌弃他,但是,他们显然把他看成与自己不一样的人,何夕至今还记得父亲弥留之际看着他的眼神。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但他显然对这个自小便与众不同的儿子放心不下。何夕读懂了他的那种眼神,如果用语言表达出来,那就是:“你什么时候才能和别人一样正常?”正是这一点让何夕至今不能释怀。何夕从来都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有自己才看得到那些影子。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家人都非常小心地保守着这个秘密,但还是有些传言从一个街区飘到另一个街区。当何夕走在大街上时,他会很真切地感到有一些手指在自己的脊梁上戳来戳去,每当这种时候,何夕的心里就会升起莫名的伤悲,他甚至会猛地回过头去大声喊道:“它们就在那儿,只是你们没看到!”一般来说,他的这个举动要么换回一片沉寂,要么换回一片嘲笑。

当然,还有琴,那个眼睛很大、额前梳着宽宽刘海儿的姑娘。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何夕的心里涌起一阵绞痛。她离开了,何夕想,她说自己并不在乎他那些奇怪的想象,但却无法漠视旁人的那种眼光——她是这么说的吧……那天的天气好极了,秋天的树叶漫空飘扬,真是一个适合离别的日子。有一片黄叶沾在了琴穿的紫色毛衣上,看上去就像是特意做出来的一件装饰品。琴转身离去的背影真是美极了,令人一生难忘。

检索结束了,但是结果令人失望,电脑显示这个地名不存在。何夕感到自己的心脏在往低处沉落。他不死心,重新放宽条件作新的检索。这次的结果让他彻底失望了,不仅没有什么“枫叶刀市”,就连与它名称相似的城市也不存在。

何夕点燃一支烟,然后急促地把它吸完。他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了。那座城市,为什么那座城市是不存在的?它应该存在,他明明看到了它的名字。它肯定就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由于海市蜃楼或是别的什么很普通的原因,何夕看到了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一定是的,何夕有些生气地想,我是正常的,和别人一样正常,我会证明给所有人看。但是,那座城市,那座枫叶刀市究竟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个午夜梦回的晚上,何夕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去寻找一座叫做“枫叶刀”的城市。秋虫还在窗外不知疲倦地呢喃,月光把女贞树以及盆栽龟背竹的身影剪裁后贴放在窗帘上,当晚风拂过的时候,它们就会很有韵律地摇曳。何夕那时还不知道,为了这个决定,他将经历那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事件,而且将付出无比沉重的代价。

2.

天亮之后,何夕没有到他工作的报社去上班,他打电话请了假。

然后，何夕便开始在电脑上写一封信，大意是向每一位收到这封信的人询问关于枫叶刀市的任何线索，同时希望他们能够把这封信发给另外一些他们认识的人。信写好之后，何夕做了些必要的润饰以免显得过于唐突，做完这些之后，何夕便向他能够找到的所有电子邮箱发出了这封邮件。本来，何夕也想在这封信里简单交代一下自己为何想要去寻找这座城市，甚至包括那些影子的事情，但是他最终没有这么做。

同时，何夕还在多处电子公告牌上发出了询问信息。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何夕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坚信自己能够达到目的。几天之后，这个世界上起码有好几万人会知道这个枫叶刀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道的人会越来越多，就像是山坡上往下滚一个雪球。何夕感到满意的还有另外一点：以前是他一个人在这件事感到苦恼，而现在苦恼的应该不只他一个人了。

快了，就快有消息了。何夕无比惬意地想，反正这个世界上是有枫叶刀这个地方的，现在通过世界各地的这么多人去打听一定能找到，这样想着的时候，何夕觉得自己真是聪明。何夕曾经设想过那封信会招致的各种后果，但他从没有想到那封信竟然会招来警察。发出信息后的第二天下午，二十名武装到牙根的警察冲进报社，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带走了他。何夕当时正闲着没事，看到一群警察进屋来，根本没想到和自己有什么相干，待人家如临大敌般目标明确地冲上前来时，他还下意识地朝自己身后看去——当然，他的身后没有别的人了。

何夕没料到警察会抓走自己，同时他更想不到警察并没有把自己送往警局。当何夕双眼蒙着的黑布被除去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装饰风格是那种简约的豪华，从这样的品位可以看出，此间房屋的主人必定不是常人。何夕局促地站了一会儿，一直没见有什么人进来。从窗户看出去，外面山清水秀风光迷人，从高度上判断，这是一幢建在山腰上的建筑。

何夕正想仔细探究一番的时候，门突然开了。

来人是一名四十出头的男子，衣着考究、做工精良，目光显露出只有地位尊贵者才具有的非凡气度，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的手里拿着几张纸页。“下午好，何夕先生。”来人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我是郝南村。”

“是你让人带我来的？”何夕小心地问道。

“虽然显得有点虚伪，但我还是要纠正一个字，不是带你来，是请你来。”郝南村不紧不慢地说，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做事不紧不慢的人。

“就算是吧。”何夕含糊地答道，他并不想招惹眼前这个人，“可是你们请——我来有什么事？”

“是为你发布的消息。我们在互联网上的公告牌里看到了那则消息。”郝南村眯缝着的双眼给人的感觉像是两把锋利的刀，“你在找一座城市。”

何夕来了精神，他甚至忘了自己当前的处境，“难道你有那个地方的线索？快告诉我！说实话，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郝南村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你还是先说说你为什么想到去找那个地方吧。”

何夕犹豫了一下，他在想有无必要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对方。但是，对真相的渴望压倒了一切，何夕最终还是把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彻底交代了。说到兴头上的时候，就连那个离他而去的姑娘也抖搂了出来——他实在太想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了。

这回，郝南村的眉头明显地皱到了一起，他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他紧盯着何夕的脸，目光里有毫不掩饰的怀疑。

“从小时候……”郝南村喃喃地说，“也就是说有二十多年了。”

“唔，”何夕点头，“我看也差不多。那会儿我才七八岁，现在我都快三十了。喏，就因为这事儿，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人家都以为我不正常。”

“你是说只有你能看到那些影像？”郝南村问道，“你确定别人都看不见——我是说在那些影像出现的时候？”

“那些影像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它们一直在那儿，只不过别人看不到而已。”何夕说着话有些出神，“我觉得它们仿佛就生活在那里，那座叫枫叶刀的城市。”

“是吗？”郝南村笑了笑，“可是并没有那样一座城市。”

何夕一愣，他没想到对方会这样说，“这不是真话，一定有那么一个地方。你带我来也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只是你的想法。”郝南村摇摇头，“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那样一座城市，不信的话，你可以去周游世界来求证。你的古怪念头是出于幻觉。忘了告诉你，我是一名医学博士，这里是一家顶级医院，负责治疗有精神障碍的病人。我是医院的名誉院长，我们愿意为你支付治疗费用。”

“你的意思是……”何夕倒吸一口凉气，“我是个病人？”

“而且病情相当严重。”郝南村点头，“你需要立刻治疗。我们已经通知了你的家人，他们听说有人愿意出钱给你治疗都很高兴，并且他们也认为这是有必要的。喏——”郝南村抖动着手上的纸页，“这是你家人的签名。”郝南村摁下了桌上的按钮，几秒钟后，进来了四个体形彪悍、身着白大褂的男人。

“把他带到第三病区单独病房。他属于重症病人。”郝南村指着何夕说。

何夕看着这一切，简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转眼间自己成了一名精神病人，他感觉像是在做梦。直到那四个男人过来抓住胳膊把他朝外面架出去时，他才如梦初醒般地大叫道：“我没有病！我真的能看到那些影子，它们在上楼梯！它们就住在那里，住在枫叶刀市！我没有病！”

但是，何夕越是这样说，那四个男人的手就握得越紧。走廊上有另外几名医生探头看着这一幕，一副见惯不惊的模样。郝南村笑着耸

耸肩,做了一个表示无奈的动作,然后,他回身进屋关上了门。几乎与此同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代之以阴鸷的神色。

3.

牧野静出门的时候显得很慌张,她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冲到地下停车场的。进到车里后,她立即拨通了可视电话,屏幕上欧文局长的神色相当紧张。

“第三十六街区一百四十八号,华吉士议员府邸。知道了。”牧野静大声重复着欧文的话,“我立刻赶过去。还有别的人吗?”

“这件案子暂时由你一个人负责。”欧文强调了一句,“根据情况初步判断,这桩案子可能与‘自由天堂’有关。”

牧野静悚然一惊。“自由天堂”,新近崛起的神秘组织,与别的一些组织不同,这个组织出世之初简直就是警方的盟友,因为它只干一件事情,那就是铲除别的组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它接连不断地颠覆了不下十个警方一直束手无策的老牌社团组织,但谁也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办法。总之在这一年里,警方的日子真是好过得很,每天都有好消息传来。但是,这样的情形并没有永远持续下去,警方很快发现,这个神秘组织的势力越来越大,那些被颠覆的组织实际上是被它吞并了,而它后来的几次行动更是让警方认识到,真正可怕的对手出现了。

应该说这些都只是警方的猜测,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个组织与近来发生的几起恐怖事件有关。警方只是发觉,凡是与“自由天堂”作对的人或组织最终都莫名其妙地遭到打击。两个月前的一个雨夜,主张对所有非法组织采取更强硬态度的刘汉威议员突然死于家中。一个月前,与刘汉威持相同观点的另一位议员也暴毙街头。而现

在轮到了华吉士议员。

“那我原先负责的那些案件怎么办？”牧野静问道，“尤其是我最关心的那件。”

欧文皱了下眉，“你是说热带沙漠发生雪崩的那个谣传？”

牧野静忍不住插言道：“我不认为那是谣传。我相信那些当地人的说法，他们不像是在编故事。我已经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来调查这件事情，现在可不想半途而废。”

欧文淡淡一笑，“还有比赤道沙漠雪崩更离奇的故事吗？我老早就想劝劝你了，有些事情就算是还有疑问也没必要去过多地深究，因为这是违背常识的，最终你会发现这只是早期的某些陷阱让你误入了歧途。”

“可我当初去过现场。”牧野静坚持道，“我见到了冰雪融化后留下的冲击痕迹。”

“谁能保证不是那些企图通过制造假新闻来促进旅游业的当地人撒上去的呢？”

“可是气温呢？当时那里的温度明显低于正常值，这肯定是冰雪融化造成的！”牧野静涨红了脸，几乎是在喊叫了，“而且雪崩还压死了两个当地人，那可是两条人命。我可不相信是什么假新闻，除非那些人都疯了！”

欧文脸色有些不快，“我不想争执，你已经在那件事情上耗费了太多时间。我们没有太多闲钱来做一些看起来毫无希望的事情，有些案子必要时只能挂起来。这样吧，你自己选择，要么负责调查眼下这起事件，要么继续调查神奇雪崩。”

牧野静知趣地闭上嘴，露出无奈的表情。过了一会儿，她点点头说：“那好吧，雪崩的事情以后就算是我的业余爱好。我现在就去三十六街区。”她甩甩头发，竟然有潇洒的味道，“现在这件事听起来也很有趣。”

“不是有趣，是危险。”欧文正色道。

三十六街区是一片环境优美的居住区,有不少知名人士都住在这里。整个街区都笼罩在翠绿的树影里,显得幽静而舒适。但是现在这里不再平静了,因为发生了恐怖事件。在街区的东角正围着一大群人,警笛的嘶鸣打破了这里固有的宁静。

“请让我进去。”牧野静一边举起自己的证件一边往里挤。

这时,一名体型魁梧的警察走过来,非常负责地察看过她的证件,有些迟疑地看着牧野静的脸说:“好吧,你可以进来。不过里面可能有危险。”

“什么情况?”牧野静问道。

“我们接到华吉士议员家人报警,称华吉士议员被劫持了,我们立即赶了过来。现在我们正想办法和对方谈判。”

“是什么人干的?”

“不知道。”警员指着不远处的一扇门说,“那是洗手间,华吉士议员就在里面。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出口。”

牧野静朝门的方向走去。有几名警员正用枪指着门,大声地朝里面喊话。从门缝里可以看到灯光的闪动,说明里面还有动静。同时,可以听到一些沉闷的声响不时从门里传出来,像是有人在挣扎。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有一名身材高大的警员一遍接一遍地喊道,“立即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这时,突然从门里传出一阵很大的响动,之后便再没有了任何动静。牧野静心里暗暗叫了一声糟糕。几乎与此同时,警员们立刻开始行动。他们开枪打掉锁冲了进去,但立刻便僵在当场。

牧野静紧跟上前,她立即明白警员们何以会呆若木鸡了——洗手间里面居然只有华吉士议员一个人。窗户紧闭着,其实就算窗户打开也不可能从那里逃逸,因为窗户上钉着钢条。华吉士议员面朝上倒在血泊中,身上只穿着睡衣,一把样式古怪的小刀贯穿了他的右胸。牧野静冷静地看了眼华吉士议员的伤势,然后摇了摇头。很显然,他的

伤已经不治。这时，华吉士议员的嘴唇突然翕动了一下，牧野静急忙将头凑上前想听清楚他最后的话。

“……那个人……要我撤销提案……我不同意……”

“他人呢？”牧野静急切地追问。

“朝那儿走了……”华吉士一边说一边将目光扫过房间，牧野静知道，这就是那个人离去时的路线。但是，华吉士的目光斜向了房间的上方，最后停在了天花板的左上角。华吉士的目光渐渐迷离，“……他两腿一抬一抬地……走上去了。”

“然后呢？”牧野静大声问道，她感到自己正在止不住地冒汗。

“然后……”华吉士议员的嘴里冒出了带血的浮沫，“然后……不见了。”他的头猛地一低，声音戛然而止。

4.

“2074，来拿药！”胖乎乎的格林小姐扯着大嗓门叫道，她推着一辆装满药品的小车。躺在床上的男人立刻条件反射般地弹起，伸出瘦得像鸡爪一样的手接过格林小姐手中的小口袋。

格林满意地点点头，在她的印象里，2074 还算进步得比较快，刚来时他不仅拒绝吃药，还和每一位医务人员都像是仇人一样。第一次给他喂药还是凭着几个壮汉才成功的。

“把药吃了。”格林柔声道。其实格林也并不清楚 2074 到底吃的是些什么药，感觉上好像和别的病人完全不同，都是些没见过的奇怪的小丸子。当然，这是院长亲自安排的，格林小姐并不打算弄明白。自从 2074 入院一年多以来，她每天都给他送药，但让她心里有些不解的是，一般病人的药都会随疗程不同而改换，但 2074 的药却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但这药无疑是有效的，因为现在的 2074 安静得像是一只